

国学经典

「清」袁枚◎著

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为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原著者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袁枚为钱塘人，即今浙江杭州人，一生著述颇丰，传有后世的包括《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子不语》、《随园诗话》、《随园尺牍》、《随园杂记》等。

国学经典

〔清〕袁枚 著

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为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原著者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袁枚为钱塘人，即今浙江杭州人，一生著述颇丰，传后世的作品包括《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子不语》、《随园诗话》、《随园杂记》、《随园尺牍》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园诗话/(清)袁枚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01-6955-2

I. ①随... II. ①袁... III. ①诗话—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684 号

书 名: 随园诗话
作 者: (清)袁枚
责任编辑: 王世林
责任校对: 王世林
封面设计: 创品牌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6955-2
定 价: 39.80 元



前言

《随园诗话》为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原著者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袁枚为钱塘人，即今浙江杭州人，一生著述颇丰，传有后世的包括《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子不语》、《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尺牍》等。

《随园诗话》可以堪称为随笔式编撰的经典之作。因其采取分条进行排列的方法，叙述风格并不拘泥于一格，每条或发表一篇评论，或记述一个事件，或博采一诗、多诗予以抒发感想。在《随园诗话》中鲜明地体现了袁枚提倡以性灵说诗的创作原则，力争与传统的教条、死板的行诗风气相抗衡。

袁枚所主张的性灵说诗论，概括地说，也就是强调创作人应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对于所创作的主体，则要包含真情、个性、性灵这三个方面的要素。

所谓真情，在《随园诗话》中有着充分地表现。在袁枚的眼中，真情应该是诗人创作的首要的、必备的条件，而诗歌中只有表现出真情，才能够获得读者情感的共鸣。比起俗套来说，没有比真情更能打动人心了。另外，对于诗歌的创作，发自内心的真情才能够激发读者的审美能力，同时也更容易起到陶冶情操的效果。所谓个性，则是侧重于诗人本身具备的独特的个性，并且都应该具有其独创性，既不唯古人是从，也不会流于俗态，才能够树立自己的个性，更好地抒发诗中蕴含的情感及意义。而所谓性灵，就是指诗人创作时具备的特殊才能了。袁枚认为，“性灵”的本义其实是指人灵智的本性，所以也被称之为灵性。只有做到“笔性灵”，诗才能够被赋予灵性，在创作时，对于偶然出现的灵感，诗人要重视并加以利用，从而使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创作出不朽的诗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创作诗歌时，也要将形象生动、灵活、有趣地表述出来。《随园诗话》正是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充分地将真情、个性、性灵三方面紧密结合，因此其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本书并不能说没有其庸俗之处，但是它所蕴含的创作意义是极为深刻的。

随园诗话

对于这部不朽的传世之作，编者竭尽所能，力求能够将《随园诗话》中的经典篇章呈现于书中，为读者提供一个广阔的欣赏空间。同时，编者希冀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能够痛快地享受这一场超级文化盛典的洗礼，藉以达到其陶冶情操、增长见闻之目的。书中如有不足之处，诚望读者斧正之。



目 录

第一卷	诗写性情，惟吾所适·····	1
第二卷	善取之皆成佳句·····	35
第三卷	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60
第四卷	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85
第五卷	凡诗之传者，都在灵性·····	106
第六卷	诗情愈痴愈妙·····	126
第七卷	为人不可有我·····作诗不可无我·····	162
第八卷	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	193
第九卷	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	221
第十卷	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	254
第十一卷	余不耐学词，嫌其必依谱而填故也·····	281
第十二卷	诗中·····似是而非的话，最为绝妙·····	312
第十三卷	诗如人眸子，一道灵光·····	344
第十四卷	诗能令人笑者，必佳·····	374
第十五卷	诗赋为文人兴到之作，不可为典要·····	404
第十六卷	诗人之诗，可以养心·····	423

第一卷 诗写性情，惟吾所适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旦》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译文】

古时候的英雄还没遇上能让自己一展才华的时机时，都并未具有异常远大的志向，这不只是邓禹从文学上寄托希望，马武希望能当督邮。

晋文公有了妻室有了马匹，就不肯离开齐国。光武帝少年时非常贫穷，和李通为逃脱租税同严尤打官司。严尤因为感到非常惊奇而盯着他看了看，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居然看了我？”揣摩他言下之意，是以严尤的一看为荣。韩蕲王做小卒时，相面的人讲他日后必被封王。韩蕲王大怒，认为是讽刺侮辱自己，并用拳殴打相面之人。这都是同样的自我认识。

鄂西林在《辛丑元旦》中谈到：“拿着镜子看我将要老了，而推门一看外边春草却不曾新生。”在《咏怀》中说：“看来四十岁不过如此，那么我到老是何等模样也就都知道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作的诗，玩味他的诗意，谁也想不到以后他会出将入相。等他做了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宴请的酒席上》

说：“扪心自问我们都是依托他人的提拔赏识，屈指数有谁又是济世奇才呢？”在他的《登甲秀楼》中讲：“炊烟袅袅像千条丝线飘绕在中午的天空里，此刻正是百万人家饭菜已熟的时候。敢问什么时候能有济世救民的烈火？只见武侯旧祠被透过树梢的夕阳映照得一片金黄。”以武侯来比，这都和未得志时气象极不相同。张桐诚则从翰林做到首相，诗歌都是一个风格，最清新绝妙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临着溪水种花是非常有意境的，水中映花，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讲：“谁敢笑话七旬老叟，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说：“风筝飞到九霄上空，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靠宝绳的维护而逍遥自在。”在这句诗里，诗人借“绳”字韵“升”，来寄托自己内心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



二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杨诚斋讲：“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都爱在诗歌上大谈格调，而不懂

得风情趣味。为什么？因为格调是空架子，只要有嘴都能讲得出来；而风趣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非常喜欢这句话。要了解性情，便有了格律；格律逃不脱性情的圈子。诗经三百篇多半是劳动者及怀春少妇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音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出这个范围吗？大禹时代的歌谣，不同于《三百篇》和《国风》的格调，不同于《雅》、《颂》，格式怎么有一定之规呢？许浑说：“吟诗就好像成仙骨，骨子里没有这种‘仙气’就不要胡乱吟咏”由此可见，诗歌贵在风骨而不在格式。

三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译文】

前明门户之见，不止是朝廷有，在诗歌上也是如此。当明诗处于昌盛时，张、杨、高、徐，各自成为一家，毫无门户。一传下来就是明七子；再传就是谭、钟，成为公安派；又再传是虞山，大都是相互攻击诋毁，自己树立一个旗帜，真是非常可笑。大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缺点，总是要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去掉不对的。试想明七子、钟、谭等人，要是没有当时的名盛，则虞山选《列朝诗》时，必将从荒村野岭那无人知晓的地方搜集，半句片言地传给后人。打敌人一定先擒王，射人要先射马；这是喜爱名声的人所特有的累赘，会在最紧要的时候葬送他们。

四

于耐圃相公，构蔬香阁，种菜数畦，题一联云：“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对联云：“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两人都用真西山语；而胸襟气象，却迥不侔。

【译文】

于耐圃相公建造了一座蔬香阁，种了几畦菜，题了一副对联说：“今日正



适合知道种菜的滋味，当年曾亲自吃过这些菜根。”鄂西林相公也有菜园对联说：“这种滋味容易了解，只要求秋天在绿地里种下种子；对他很有愧疚，只怕苍生的脸上这种菜色太多。”他们两个人都用了真西山的语句，而胸襟气象，却迥然不同。

五

落第诗，唐人极多。本朝程鱼门云：“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陈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问，壮不如人后可知。”家香亭云：“共说文章原有价，若论侥幸岂无人？”又云：“愁看僮仆凄凉色，怕读亲朋慰藉书。”王菊庄云：“亲朋共怅登程日，乡里先传下第名。”皆可与唐人颉颃。然读姚武功云：“须凿燕然山上石，登科记里是闲名。则爽然若失矣。读唐青臣云：“不第远归来，妻子色不喜。黄犬恰有情，当门卧摇尾。”则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辞更写公卿卷，恰是难修骨肉书。”“失意雅不愜，见花如见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满头。”“枉坐公车行万里，譬如闲看华山来。”“乡连南渡思菰米，泪滴东风避杏花。”俱妙。

【译文】

落第的诗，唐代很多人写过诗。程鱼门说：“也应该对知己流泪感叹，但觉得没有脸面对那些俗人。”陈梅岑讲：“得到是原来就有的命，别人不要追问，到了壮年还不及第以后才能见分晓。”家香亭讲：“都说文章原来是有价格的，难道就没人侥幸取胜？”又讲：“愁容满面地看着童仆那凄凉的神色，怕读亲朋好友寄过来劝慰我的书信。”王菊庄讲：“亲朋好友在我启程的那天非常惆怅，乡里现在却传扬着我落第的名声。”都可以和唐朝人写的诗一比高低。但是读姚武功的诗：“要在燕然山上的石头上凿刻功名，登科记里录下的都是无用的闲名。”显得怅然若失。读唐青臣所写的：“没有及第从远处回来，妻子满脸不高兴。黄狗却是有情，卧在门口摇头晃尾。”看后让人笑个不停。其他的还有：“那考试的卷子我可以再做，最难的就是给亲人写书信。”“失意的时候心情不好，看见花就像看见仇人一样。路上碰见白面郎君，喝醉了酒插了满头的花。”“白坐公车行万里路，好像闲着无事看华山来了。”“远离家乡思亲想家，泪水伴着东风不愿看见杏花。”这都是十分美妙的诗句。

六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

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译文】

我写诗，最不喜欢叠韵、和韵、以及用古人的韵，认为诗是用来抒发性情的，怎样舒畅便怎样写。一个韵中有千百个字，让我来选；还有用后又觉得不合适改作别的，怎么能让一二个韵来约束呢？既要受它约束，就不得不按这个节拍，既有了节拍的限制，又怎么能讲性情呢？《庄子》说：“忘了脚，是因为鞋子合适。”我也说：“忘了那些韵律，是由于诗歌做得舒展流畅。”

七

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某《拟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载人别离，月照人离别。”其人一生，所传亦只此四句。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檣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译文】

常州赵仁叔有一副对联：“蝴蝶一来连风也别有情致，人一走月亮也觉无聊。”赵仁叔一生，只留传下这两句诗。有人写《拟古》诗说：“不要作那江上的小船，不要作那江上的月亮。船载着亲人远去了，月亮照着将要分离的人。”这个人一生，也只传了这四句。金圣叹好批点小说，人们都轻视他；然而他《宿野庙》中说：“所有声音都已沉寂下来，小虫在佛像面前来回地飞。半夜起来关窗以挡风雨，四壁挂的都是僧人的衣服。”非常清新绝妙。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好几本诗集，其中比较好的句子有：“船一动夜宿的白鹭便飞起来，直冲檣櫓，灯火引得秋天的蚊子飞入帐里来。”其余的几首都不能算好，不值得称道。

八

嵩亭上人《题活埋庵》云：“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周道士鹤雏，有句云：“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

【译文】

嵩亭上人有诗《题活埋庵》说：“谁把庵名叫做‘活埋’？让人千百年来都费神猜疑。我现在难道是轻生的人，只因为从前曾经九死一生。”道士周鹤雏有诗句说：“心死之后才悟出大道理，此身就错在我出生前。”两诗在禅理上也有一定的收获。

九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歿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

【译文】

乾隆丙辰时期，我二十一岁，到广西去看望叔父。抚军金震方先生一看，把我作对国家有用的国士，就和我高谈阔论，特别推荐我入博学宏词科。他首先说了我的年龄，然后再夸我的文才学识，并说：“我早晚观察他的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是大成之器。”一时间司道争先来探问。金震方公每次见到自己的部下，谈完公事，必定谈到我的某首诗某句话，津津乐道，说时带着表情和动作。我在屏风之后听了窃喜。一听到金公有客人来，必定随到后边窃听。我写有七律一首说道：“在万里边关上还要写推荐别人的表文，百官座上夸赞别人的文章。”这都是实事。金公有好几卷诗集，死后却没人编辑，仅记他的一首《答幕友祝寿》中讲：“一生飘浮像云一样地虚度过去，交往的高士一起高唱《白雪》歌。”《题八桂堂》又说：“满天都是香味，在我摆放画戟的屋里，有时在床上会梦见仙鹤在枕边跳舞。”从这儿可以想象出金公在广西做官九年，政治简练，刑法清明的景象。

十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



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余之得与馆选，受尹公知，从此始。未几，上命公教习庶吉士。余献诗云：“琴爨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

【译文】

己未朝考试的题目是《赋得因风想玉珂》。我想尽力刻画“想”字，就写了一句说：“声音好像是从考院传出来的，但人与人却像隔天河一样遥远。”诸位总裁认为我这话涉及不庄重，准备不选我。大司寇尹公和众人力争说：“此人肯用心思，必定是个年少有才的人，只是他还不懂应制体诗文的具体做法。这正是庶吉士需要施教处啊。倘若进呈皇帝，皇帝有驳斥，我便会独自上奏的。”群人的议论方才停息，我这才能进入馆选，被尹公相知，就从此时开始。没过几年皇上命令尹公教习庶吉士。我写了一首诗说：“琴已被烧燎成了焦尾琴，风太大将红花都吹满地。”

十一

尹文端公总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宁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洼误，候补南河，年七十矣。尹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公应声曰：“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风流。”

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僚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公喜，从此又与枚叠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须用美人兵”、“莫向床头笑曳兵”之句，盖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谐谑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获稻归，饮于公所。酒毕，与诸公子夜谈。公从后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忆。盍早归乎？”余题札后云：“夜深手札出深闺，劝我新归应早回。自笑公门懒桃李，五更结子要风催。”除夕，公赐食物。枚以诗谢，末首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

【译文】

尹文端公出任江南总督的时候，年仅三十，人都称呼他为“小尹”。海宁



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年进士，以道员身份挂误，候补南河，年已高达七十岁了。尹公知道他是老名士，因此，对他奖赏抚慰，格外优厚。杨守知颇为高兴，自己指着面上的髯须，喟叹道：“承蒙尹公您的盛情美意，只可惜守知我已是年老了！‘夕阳极为美好，只是临近黄昏’”。尹公应声说到：“事实并非如此，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公有意垂怜爱惜幽草，世间之人看重傍晚时分的晴朗么’？”杨守知惊异万分，出来对别人说：“想不到小尹年纪轻轻及第登科，谈吐居然能够如此风雅有致。”

尹公极爱和韵作诗，而特别喜欢用叠韵，每次和人比着作诗，总是越多越好。庚辰十月，尹公因为要办办公事，同嘉兴的钱香树尚书在苏州相遇，和诗酬唱竟达十几次。一时间属官仆从，为了来来回回给两家传送诗歌，以至于累得人倦马乏。尚书返回嘉禾，而尹公又让人追上寄上一首诗，于吴江进行挑战，尚书回信道：“今年事情颇多，实在不能够如此和诗了。希望您能遍告众人，就说香树这老头子，于是吴江道上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你看这怎么样？”正好那时我路过苏州，看了这封信，便吟成七律诗一首，第五、六



句为：“古老破旧的菜园子在秋日里，尚且没有衰败凋零的气息，而在吴江道上，作诗酬唱却出现残兵败将。”尹公非常高兴，从此便和我纠缠不休，往来和诗吟唱。押“兵”字韵，有“消寒须用美人兵”，“莫向床头笑曳兵”这些句子。这是尹公探知我刚刚娶了妾的缘故。他就是这么喜欢戏谑打趣，己卯八月，我到江北收稻子回来，在尹公家里饮酒。酒足饭饱，我与诸公子做秉烛夜谈，尹公从后堂传出来一张纸条，上写道：“你从外面刚刚回来，家里妻妾一定很是思念，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去呢？”我提笔在纸条后面附上几句诗道：“深夜从深闺中传出纸条，劝我从外初归应该早一点回家去，暗自好笑您家的桃李，五更结子竟需要风来相催。”在除夕，尹公赐与我食物。我写了诗相谢，最末一首为：“知道您得了好诗便要传出来让人酬和，仗着自己才华高深不肯相让。今天且让您输这么一着，要想和诗，只有等到明年了。”尹公看了，大笑。

十二

托冢宰庸，字师健，作江宁方伯时，潘明府涵，极言公风雅，强余入谒。果一见如平生欢。读其《送人赴陕》诗云：“潞河冰合悲风生，欲曙不曙鸟飞鸣。寒山历历路不尽，班马萧萧君独行。公孙阁下正延士，博望关西方用兵。

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节可爱。遂献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鹤姿，六年人悔见公迟。学穷宋理谈偏妙，诗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过访随园。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贵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问何物。公笑出神中和韵诗，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见公迟”七字耳。彼此赧然。两人诗都遗失。余只记押“心”字韵。尹相国和云：“若非元老怜才意，争动闲云出岫心？”

【译文】

冢宰托庸，字师健，在江宁为方伯之时，明府潘涵，对托公的谈吐风雅，赞口不绝，极力劝说我入府拜谒托公。相见之时，果然一见如故。他的《送人赴陕诗》中说：“潞河水面生寒，冻结成冰，悲风乍起，晨曦微露，欲明未明之际，群鸟盘旋飞翔，鸣唱不已。寒山轮廓分明，小路历历可见，幽僻曲折绵延，没有尽处。离人所骑之马，仰首萧萧长鸣，您孑然一身，独自行走。公孙阁下正在延请高才良士，博望关西处正在用兵打仗。你这一去，知道你不能很快返回，月明之夜，低头怀想，空劳相思牵念。”音节婉致可爱。

于是我给托公献上两首律诗，前四句是这样的：“您如高龄的神仙飘然有海上野鹤的闲冶风姿，真后悔数年来未能与您早日相见，读透穷尽宋理学说。谈吐愈加高妙，作诗有唐人之风而自己却并不知晓。”第二日，托公路过我居处登门造访，刚刚坐定下来，忽然郑重其事地说道：“我想借您一件贵重的东西，不知道您心下可否愿意？”我颇为惊愕，问是什么东西？托公笑着从袖里取出和我的韵而作的诗，第二句仍旧是“真后悔数年来未能与您早日相见。”这句诗，彼此相视而笑。两个人所作之诗如今都已遗失。我只忆得押的是“心”字韵。尹相国也和诗道：“假若没有本朝元老的惜才爱才之意，岂能使隐士高人如闲云溢出幽谷群山，陡然而起人世做官的心情与愿望！”

十三

以昌黎之崛强，宜鄙俳体矣；而《滕王阁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荣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黄山谷之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鹄。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今人未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何蜉蝣之多也！

【译文】

以韩愈文风的崛强有骨，雄健豪放，应该鄙视俳体文，而《滕王阁序》中却说道：“若是名字能够附在三王之后，很是荣耀。”以杜甫诗境的开阔旷

放，博大精深，应该轻看初唐诗人，但他在诗中言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的文体为当时的风尚，其所著诗文能够像江河一样长流不止，永远不废。”以黄庭坚诗歌的新奇挺拔，艰深奥涩，应该不屑于西昆派的；然而他在诗中讲道：“元之如中流砥柱，大年像霜雪之中的鸿鹄。王、杨挺立于当代，共同构建诗之城郭。”当今之人未能窥得韩愈、柳宗元这些大家的门户，不识其法，而先摈弃六朝之文；没有得李白、杜甫的皮毛，未识其妙，而已经先开始瞧不起温庭筠、李商隐；怎么卑小琐碎之人如此之多呢里

十四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子陵语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光武语也。两人同学，故言语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译文】

“心怀仁爱，以义来治理天下，则百姓欢快拥护；顺旨承意，阿谀奉承，则要腰斩砍头。”这是严子陵的诗句。“崇山峻岭，都城清幽，其幽美无可匹敌，一旦兵戈一起，这地方也就无处可寻了。”这是光武帝的诗句。两个人过去曾是同学，所以遣词造句，风格气势都很相似，都是七言古诗里面铿锵有力、语句强劲的作品。

十五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译文】

古代没有类书，又没有地方志，更没有字汇，所以在《三都赋》、《两京赋》中，言及草木则分若干类，言及飞禽又分若干类，必须要等待遍查群书进行搜辑，大范围地采集乡土风情的材料，然后才能下笔成文。若真是能够才情灿然，词藻华美，便会使众人仰慕，倾动一时。

左思所著《三都赋》，之所以能使洛阳纸贵，只是因为家里添置此书，可以当做类书、志书来读罢了。因此写成这书，也必须得个十年，五年的。而当



今类书、字典，都非常齐备，假使左思生于当今之世，一定不会写出这种辞赋。即使做了，也只不过是从故纸堆里翻录摘抄的事，一两天就能写成。至于说抄录下来咏诵不绝，这类事也不会再出现了，当世人之吟诗作赋，喜好用积年旧事，冷僻险韵铺张开来，并认为用得越多越好，这实在算是一种谬误。

十六

“乐府”二字，是官监之名，见霍光、张放两传。其《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久矣失传。盖因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易至舛误。是以曹魏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袭汉。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袭魏。唐太白、长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诗。少陵、张、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诗，而创为新乐府。元稹序杜诗，言之甚详。郑樵亦言：“今之乐府，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与诗之失传一也。《将进酒》而李余乃序烈女，《出门行》而刘猛不言别离，《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皆与题无涉。”今人犹贸贸然抱《乐府解题》为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画鬼魅，凿空无据；且必置之卷首，以撑门面，犹之自标门阀，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

【译文】

“乐府”这两个字，原意是指官府的名称，是一种音乐机关，从霍光、张放两个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由于日子久远，早已失传。因为，乐府歌辞的传写，大字为歌辞，小字为声韵，声词合一块儿写，容易出现讹误，因此，曹操把《上之回》改为《克官渡》，《将进酒》改为《平关中》，一共有12首，并不沿袭汉代成规。晋代人将《朱鹭》改成《灵之祥》，《思悲翁》改成《宣受命》，一共有12首，也不沿袭建安之体。唐朝李白、李贺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仍然沿用其本名，而自己来作诗。杜甫、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也知道这些情况，因此借用乐府，自己写诗，从而创立了新乐府。

元稹为杜甫诗作序，对这些都做了详细的解说。郑樵也说道：“现今的乐府诗，崔豹以字义而解释题名，吴兢用事件来说明章目。”这与失传的乐府是一致的。李余用《将进酒》为烈女做序，刘猛在《出门行》中不言及离别之情。而武帝在《秋胡行》中说：“‘清晨起来，登上散关山，道路盘盘，攀援起来该有多么困难。’这些内容与题目都没有什么关联。”当今之人草率贸然将《乐府解题》视为秘本，一字一句模仿描画，好像画鬼一般，凭空无据，胡乱捏造；而且一定要放在卷首，好支撑门面。这好比是自标门阀，自夸门第